

第二十二章 初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刑部之事，馬上傳遍了京都四周，人們預料之中監察院、宰相與範尚書這三大巨頭，對刑部、都察院的大反擊並沒有馬上展開，這一點出乎了所有官員的預料。

而殿試的時候，慶國皇帝陛下終於淡淡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，範閑所看中的幾個人都被選入了二甲，至於狀元榜眼探花，則並不出奇地歸入到一些成名已久士子的頭上，而且範閑清楚，這三位的名字也曾經出現在那幾張紙條上，當初自己糊名的時候也是做過手腳的。

皇帝陛下對於科場弊案表態更明顯的一點，還在於當時殿試的具體情形。傳宴之時，百官十分訝異地發現，太學五品奉正範閑有些扭捏不安地坐在前排，坐在太子和二皇子的下手，微羞笑著，似乎今日未飲酒，所以不像吐詩三百那夜一般狂放，有些不適應被萬眾矚目的感覺。

在範閑大鬧刑部之後，京中百官早就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，更知道監察院借題發揮，仗著範閑監察院提司的法外情權，將刑部尚書韓誌維與都察院禦史郭錚的臉皮全部扒光，而聽聞那夜宮中也出現了好一陣擾攘。

監察院提司，這是一個很陰森的職司，眾官始終難以將手握無數密探，暗操官吏生死的角色與範閑聯繫起來，但無論如何，此時眾官再看範閑時，已不再僅僅是將他看做一個文臣，一個背後有大背景的權貴子弟，而是第一次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範閑的實力。

殿試之後，春闈科場弊案依然在監察院的主理下，緩慢而堅定地審理著，而那位範提司卻安靜了下來知道內情的人猜到，範閑在準備數日之後的出使一事。

...

三月初三，殿試結束，傳宴結束，插花結束。楊萬裏、侯季常、成佳林外加一個史闡立，這四位驟然間天降橫福的書生，終於覷了個空兒，有些不安地坐著馬車，來到了城南大街的範府門口。

楊萬裏抬頭看著範府那闊綽的門臉，有些緊張地瞄了瞄門口蹲的凶惡石獅，訥訥說道：“有些緊張。”

侯季常是四人中最沉穩之人，但頭一次來到這等豪貴之府，也有些緊張。強撐笑顏道：“小範大人都是見過的，年輕有為不說，談吐也是極有趣的人物，不似朝中旁的大員那般麵目可憎，緊張什麼。”

成佳林在旁訥訥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前些天被刑部與監察院一鬧，他們這四個人按道理來說，以人言來論。誰都已經將他們歸到了範閑的門下，殿試已過，是無論如何都應該來府上拜門的。說回那日同福客棧裏。這四個秀才忽然間發現，慶國最恐怖的監察院居然為了自己和十三衙門的差役大打出手，險些沒嚇死。

史闡立性情最是溫和灑脫，此次反正沒中，所以比旁邊三位友人顯得要輕鬆許多。指著他們笑道：“我看你們確實挺緊張，不過大約不是拜訪門師的緊張，而是發現小範大人忽然搖身一變，成了監察院的提司大人。這才有些隱隱畏懼。諸兄，我說的可是正理？”

楊萬裏又看了一眼那石獅子，苦笑說道：“誰也料不到，怎麼沒兩天，詩仙範閑忽然就成了監察院權力最大的官員之一。你們又不是不知道，監察院那是多麼可怕的地方，朝中這些官員向來忌憚三分，小範大人入了監察院，這名聲確實有些不好聽。”

“無知俗人的偏見罷了。”史闡立笑著說道：“那日在同福客棧之中，你也曾經說過，監察院在監督吏治上，是極有好處的。”他轉向有些不以為然的侯季常說道：“郭尚書入獄後，你也曾經為監察院舉杯。怎的？如今發現門師是監察院的高官，你們反而如俗人一般想敬而遠之？”

楊萬裏歎了口氣說道：“此次春闈弊案一事，天下皆知是小範大人首功，後來才真正明白，原來他一直就在為監察院做事。小範大人此舉，不單單是造就我們三人的前途，更關鍵的是，也為這天下讀書人謀個稍許公平些的道路，人人感激，就算知道他是監察院的提司之後，也沒有哪位士子敢對他稍有不敬。至於你我幾人，更不用多說，罷罷，就算小範大人將來一直在監察院裏呆著，咱們還是得好生跟隨，這點史兄不用多講，我也早下了決心。”

侯季常微微一笑道：“正是此理。隻是有些可惜了，但凡在監察院任職的特務頭領，依朝廷規矩，就再也無法入閣拜相，不免有些可惜了小範大人這一身才學”

此時成佳林才有機會插了句嘴：“小範大人還有那個身份，本來仕途就無法大展，來年聽聞還要執掌皇商內庫，所以能進監察院任職，倒不算可惜。”

眾人明白，他說的是範閑那個“郡主駙馬”的身份，一想到己等數人這位年輕至極的門師，居然會有如此多的身份，大家也覺得好生奇妙。四人在範府門口低聲商議良久，終於驅除了一些心中緊張，邁步向範府走去，遞上早已準備好了的名刺。

範府門房早就注意這四個秀才模樣的人物，滿臉狐疑地接過名刺一看，卻發現是最近京中傳了許久的那四人。範府下人都知道自己家的大少爺新收了四位學生，原來就是眼前這四位，趕緊恭謹請入門房，上茶侍候著。

四人知道這是高門大族規矩，但凡客人上門，都得先在門房飲茶待報。不料過不一時，那位門房滿臉不好意思回報道：“少爺今日出門了，卻不在府中，四位大人，是不是留個口信，或是擇日再來？”

四人不免有些失望，但內心深處無來由卻又放鬆了起來。偏在此時，一抬官轎停在側門之旁，門房趕緊上前迎著，從轎上下來一位麵目肅然的中年官員，雙眼柔深有神，行過門房之時，停住腳步看了這四位讀書人一眼。

門房見主子停住了腳步，正要上前介紹，便隻見主子擺擺手，轉頭麵向這四人和聲問道：“你們誰是楊萬裏？誰是史闡立？誰是侯季常？誰是成佳林？”

侯季常一驚，心想這位大人居然不問而知自己四人的身份，而且不是單問一人的名字，竟是無一遺漏，想來是不想讓己等生出厚此薄彼之感，如此心神清明的人物，不想而知，一定是小範大人的父親了，趕緊一禮拜下去：“晚生侯季常，拜見尚書大人。”

他旁邊三個此時才醒過神來，知道麵前這位高官便是小範大人的父親，也趕緊施禮。

司南伯範建微微一笑，看了侯季常一眼，略帶讚許和聲道：“看來範閑的眼光果然不錯。”接著說道：“他不在家，若你們不嫌老人家囉嗦，陪本官進府閑敘幾句吧。”

這是門師的父親，應該怎麼喊來著？四位讀書人雖然都將是明日慶國官場的新興力量，但麵對著這位老狐狸尚書大人哪敢多話，老老實實地跟在大人的身後走進府去

天河路上那座最醜陋的建築仍然沉默在春光之中，道路兩邊著名的落花流水裏沒有花瓣，因為春時尚早，花兒都還未全開，自然舍不得將衣裳扔入水中做景致。

京都的百姓們依然循著老規矩，遠遠躲著監察院行走，院門前的石碑安靜地注視著那些人們，似乎是在說，院子是保護你們的，你們為什麼如此害怕？不要問百姓為什麼會害怕監察院，就像是楊萬裏那四位士子一般，人們對於秘密特務機構的害怕總是沒來由的，因為那個衙門似乎沒有光，似乎擁有的隻是秘密與黑暗。

監察院那個方方正正的房間裏，七位首領正斂氣寧神坐在長桌旁，他們知道今天的會議很特殊，所以望著長桌盡頭那位跛子院長的目光都帶著些許疑問。一處的頭領朱格在這個房間裏自殺之後，一處便一直沒有首領，沐鐵也隻是暫時領著京中的職司，所以今天八大處隻有七個人。

房門輕滑無聲地開啟，但這十位慶國特務機關最厲害的角色自然察覺，下意識扭頭向門口望去，就連長桌盡頭的陳萍萍也緩緩抬起頭來，雙眼寧靜有神。

一個有著微褐眼眸，滿頭亂發的老頭子佝著身子走了進來。

眾人略覺詫異，卻見費介將身子一轉，輕聲說道：“醜媳婦兒總是要見公婆的，進來吧，磨蹭什麼？”

他身後那位年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閃了出來。這位年輕人容顏清秀，睹之可親，滿臉掛著微羞的笑容，拱手對桌旁的監察院頭目們行了一圈禮，有些不好意思輕聲說道：“大家好，大家早，我就是範閑。”

